

# 從臺灣到南非的跨國Pangcah：

## 家、教會、族群認同、適應和發展

法撒克·那墨禾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移民在跨國流動的社會文化現象中常引起關注與討論，但是從臺灣原住民族群切入的論述較少看見。筆者在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是在1980年代起移民非洲的花蓮南區Pangcah。他們過去在臺灣社會是屬於勞動階層，游離在政經脈絡的底層結構，但他們彼此都有一項共同點，從居住原鄉時就是基督宗教的信徒。在遷移與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曾經在南非與賴索托的邊界設立第一間Pangcah的長老教會，是臺灣原鄉教會的海外分會，但在1998年因為水患嚴重，當地政府決定讓該鎮居民撤離，也剷除所有建築，包含這一間教會。然而分散之後在南非各地的Pangcah，他們繼續連結宗教動力作為理解自我Pangcah進入全球化跨國遷移後的行動。教會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如同原鄉的「家」（Luma）讓他們透過內化的「家」概念繼續推進在當地的發展。特別的是，他們於2000年設立「台灣原住民旅非洲發展協會」，透過此組織凝聚在當地的臺灣原住民移民。在他們的傳統文化之外，基督宗教裡「在主內是一家人」的我群概念，也被運作其中。發展協會透過在當地舉辦豐年祭的「活動」，目的是希望幫助當地出生的臺灣原住民第3代，藉此認

\* 致謝：本篇曾於2014年3月在香港、2015年5月在日本的國際會議發表，感謝指導教授黃倩玉女士，及論文委員中研院民族所的馮涵棟女士、劉壁榛女士、黃宣衛先生、陳文德先生，在研究書寫過程中的諸多指導。也受到胡台麗女士、王梅霞女士、童元昭女士、蔡政良先生、顧坤惠女士、郭佩宜女士、呂欣怡女士的提問及鼓勵。感謝官大偉先生、翁玲玲女士、浦忠成先生在研究經費申請時的諸多寶貴建議。特別感謝東華大學族文系教授林徐達先生、吳天泰女士、羅正心先生、巴奈·母路女士、賴淑娟女士、盧玉珍女士、謝若蘭女士、范麗娟女士、葉秀燕女士在研究過程中的支持。感謝江家親友們、大姐高瑋蘋女士、李孟奇先生、兄弟何大衛在筆者南非期間跨國給予的陪伴，感謝季亞夫·正若先生、吳松旆先生、朱豪傑先生、胡凱珣先生，在筆者書寫本篇低潮時給予的陪伴與支持。此外，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精闢的提問與建議，讓筆者更清楚本篇論文的架構與辯證。最後，以本篇論文紀念清大人類所去年至今離開我們的林淑蓉教授、何傳坤教授。

識自己的文化「根」，更是讓生活於南非這族群較臺灣複雜的國家裡，臺灣原住民的移民家庭能有共同凝聚的親近感經歷，減少在異鄉的陌生感，另一方面，透過該協會的組織，建立自我在當地發展的人脈網絡。

關鍵字：南非Pangcah，跨界主義，基督宗教，發展，全球化

---

## 一、前言

本文關注從臺灣跨國遷移至非洲的臺灣原住民，特別是這當中以花蓮南區的Pangcah（阿美族）人數居多，他們從過去在臺灣以打零工的生活方式，游移在社會的勞動階級。但在1980年代起，他們陸續跨國遷移至非洲的過程，改變過去臺灣社會對於臺灣原住民海外發展的想像。有別於過去學界討論的臺商移民研究，這一群Pangcah當初離開臺灣時，幾乎是零資本的情況，要如何適應在語言與文化完全是一個不同的國度。然而，30年後他們在南非當地的生活經驗，開啟了有別於一般在臺灣島內所認識的當代原住民適應發展脈絡。

2012年的一場婚宴中，認識了幾位從南非回臺的「親友」，他們很自然地融入在每一個談笑裡，如果不刻意介紹，很難看出誰是從國外回來的。但是當筆者開始跟他們談話時，他們對於經商，臺灣外交情勢與南非生態非常有概念，如同經歷一場跨國移民的「洗禮」般，偶而還會自嘲自己的阿美族認同，調侃自己長久在國外，都快不像部落的Pangcah。<sup>1</sup> 本研究的主要報導人cila，他是第1代遷移至非洲的Pangcah，同時也是一位教會的長老。30年前他引領家族的親屬到南非居住，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他們去傳福音，<sup>2</sup> 因此除了工作以外，他們後來在南非建立了第一間臺灣長老教會在海外的分會。

主要報導人過去在參與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體制規定下的規則與發展方式，其中包含外交利益與經濟利益。原本只是遵守著一套農業外交體系，但對於斷交後的情勢，他們反而更加踴躍的相繼來到南非，不只傳達了一個基督宗教教義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再現」（representation）Pangcah習得傳統家屋空間的使用。在跨文化與跨地方的環境下，他們如何重新詮釋Pangcah

---

1 Pangcah是阿美族人自稱自己族群稱呼的族語，而Amis則是台東卑南族稱北方阿美族的意思，本文全部以Pangcah第一人稱代替「阿美族人」，也符合南非阿美族人都稱呼自己是Pangcah的原意。

2 傳福音：新約聖經提到的名詞，泛指跟隨基督信仰的基督徒，要把所聽到的教導與真理傳給其他不認識主耶穌的人。

的文化邏輯，在移民後的改變或整合。並試圖從教會作為一個「家族」的核心概念，實踐基督宗教教義的過程，與在南非商業供需市場上人際網絡的形成，探討經濟與宗教的發展，實踐的模式如何被他們在當地再現。「經濟發展／Pangcah文化邏輯」變遷作為研究的分析單位。

然而，過往的文獻較缺少關注到臺灣原住民，在海外的發展與適應，以及教會與原住民傳統部落組織的運作，在海外被實踐的過程。如何開啟「海外原住民主體性」論述的可能。因此，本文將關注三個面相：

1. Pangcah在海外成立的長老教會，如何再建構自身的文化；
2. 離散的Pangcah如何從零資本開始商業的模式，原鄉的部落組織功能與教會經驗的連結；
3. 面對南非多元複雜的族群，也要面對當地的泛華人族群，Pangcah如何建構新環境下的自我認同。

藉由這三個面向的討論，爬梳跨國後的Pangcah文化／基督宗教／身份地位的流動與適應，自身在南非的解構，面對文化的再建構。並回應過去在討論臺灣原住民的遷移文獻、華人跨國研究中，臺灣原住民身份在移民研究光譜的位置。提出臺灣原住民在晚近跨國移民研究中的主體。

### (一) 田野地概述



圖1 南非和賴索托邊界第一間教會成立的地點圖示

資料來源：<http://www.geoatlas.com/medias/maps/countries/south%20africa/ch446d10/southafri>

地理位置上南非位於非洲最南部，東經17~33度，南緯22~35度，東邊臨印度洋，西邊臨大西洋，南邊則是與南冰洋相會，整個南非海岸線有3000公里之長，南非開普敦外海1920公里處的愛德華王子群島也屬南非領土，境內領土北部與五個非洲國家相連，另外南非境內國家有兩個，分別是賴索托與史瓦濟蘭，中華民國政府目前在非洲南部的邦交國則屬史瓦濟蘭。

本次研究田野地點位於非洲最南端的「南非」，該田野地目前是非洲大陸國家經濟實力最具領導地位，南非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也同時包含多元文化和語言。在南非目前官方認證的語言有11種，歐洲的相關語言有英文與南非文，而南非文又是受到荷蘭文很深的影響所施行的語言，在（表1）可以看見到2011年為止，南非當地使用官方語言的人口數，另從下表的語言分布圖，可清楚看見不同省份除了南非文和英文，更加盛行的是各省份的黑人語言。在人口數方面（表2）也對於五大分類的族群人口有基本的男女人口數比率分析，在南非目前有將近80%的人口，他們的祖先是當地非洲人。

表1 南非官方語言的使用人口比率

Mother tongues	
isiZulu	22.7%
IsiXhosa	16%
Afrikaans	13.5%
Sesotho sa Leboa	9,1%
English	9,6%
Setswana	8%
Sesotho	7,6%
Xitsonga	4,5%
siSwati	2,5%
Tshivenda	2,4%
isiNdebele	2,1%
Other	0,5%
Source: <u>Census 2011</u>	

資料來源：<http://www.info.gov.za/aboutsa/people.htm>

表2 南非中央政府網站公布2011年國內四大族群與男女比率調查

Population group	Male		Female		Total	
	Number	% of total population	Number	% of total population	Number	% of total population
African	19 912 717	79,2	21 088 220	79,5	41 000 937	79,4
Coloured	2 228 108	8,9	2 387 293	9,0	4 615 401	9,0
Indian/Asian	645 463	2,5	641 467	2,5	1 286 930	2,5
White	2 231 682	8,9	2 355 156	9,0	4 586 838	9,0
Total	25 017 970	100,0	26 472 136	100,0	51 490 025	100,0

Source: Census 2011

資料來源：<http://www.info.gov.za/aboutsa/people.htm>

## (二) 研究方法

### 1. 參與觀察

要進行海外田野的人類學式參與觀察，必須把握任何一個能參與的活動與聚會，因為Pangcah在南非目前分散在各個城市，所以每一個地區筆者安排四到五個禮拜的時間蹲點，以順利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行程，進而探究他們的生活習慣與人際網絡之互動情況。筆者執行參與觀察的地點分別在Hartswater：南非中部的一個小鎮，該地區主要種植大面積的蔬菜植物等，該鎮也是水源的發源地、Christiana：該鎮離Hartswater約有100公里，該鎮較多英國裔白人，根據當地人的描述，早期的種族歧視也較盛行、Kimberley：南非北部的大城市，泛白人與泛黑人各占一半的人口，亞洲裔人口約有10%、Bloemfontein：該省也是南非的司法首都，海拔約1500公尺的高地區域、Cape-town：南非的立法首都，也是世界知名的觀光聖地，有大西洋與印度洋交會的好望角、Johannesburg：南非最大的經濟中心與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產金城市，人口半數以上是黑人。以上六個城市，報導人彼此的距離最近的差400公里，最遠的超過1000公里之遠，筆者在這期間都是搭乘巴士或飛機往來其田野地。

## 2. 深度訪談

在南非進行田野研究，對於筆者來說是一個甜蜜的負擔，因要在幾個禮拜內產生互信的交往關係，因此筆者在研究倫理<sup>3</sup>範圍內，仔細處理筆者在當地介入到Pangcah的日常生活，從設定的研究問題進行半結構、無結構的訪談，只有幾位報導人能與我有充分的時間進行結構式的訪談，我主要的焦點放在第1代、第2代和第3代的移民家庭背景、在臺灣求學與工作經驗、基督宗教的信仰經驗、在南非的商業發展過程、自我與孩子的文化認同與社經地位詮釋、在南非面對黑人與白人的想法、當地語言文化上的學習等面向來進行資料搜集的訪談。著重在個人生命史與信仰的經歷，並在跨國後的信仰生活如何延續或消散？他們從底層都市原住民的社會位階，在跨國後進而向上流動至擁有政治與經濟資本的文化載體。

## 二、文獻回顧

### (一) Pangcah的空間觀與親屬制度

過去透過Pangcah特殊的家屋空間研究所，可了解Pangcah的日常生活作息步驟，而Pangcah的生活是按照傳統的歲時在運作，其中又以小米豐收為重要的工作、休息季節分野指標。在晚近的研究上可看到大規模的跨國遷移，本研究則是Pangcah人口是佔大多數的族群。究竟是什麼文化情感、親屬關係的連結，使得他們能有如此動力，不斷把內在的宇宙空間向外擴散？之前的研究指出，阿美族最明顯的社會特徵就屬母系社會的親屬制度，及男子年齡組織這兩者，前者提到的女性就如黃宣衛（1999）指出主要是親屬團體中的「連繫人」，男性主要負責部落事務。後來認為阿美族的「家」作為該社會基本單位，（Luma）「家」的組成有兩個意義，第一是家人生活的空間，第二則是住在屋內的人。人和家的關係緊密扣連，從生產力到家族的榮耀都是透過以「家」連結的親屬概念理解，這樣的說法在黃宣衛（2005a）的研究也

3 根據2011年10月通過的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倫理規範的內容，來進行田野進行中的研究方法與規定，在不影響報導人的個人意願和生活方式為前提下，所遵守的研究倫理規範。

同樣指出：

一個家除了成年男女兩性外，尚包括未成年的子女，阿美族所謂的「家」必須有母和父及子或女，缺一不可。阿美族認為家裡孩子越多越好，因為子女多是成為富裕家庭的重要因素。相反地，子女少必成為窮苦的家庭。所以一對夫妻多生孩子是幸福的夫妻，是別人羨慕的對象。從前主要的生活主要靠採集及做工（旱田及水田等）來獲得飲食生存，這時主要的生產動力就是人力；人手多，人力足，便保證糧食充足。此外，女兒多將來可增加獨立的家庭，是親族的光榮，男孩多將來族舅多，在村中及年齡組織中可佔優勢的地位，也是一個家族的光榮。因此，不論男孩、女孩，一樣受家人喜愛，一樣重要。如前所述，女性是家中當家的，但沒有男性的保護，一個家的成立與生存則無法獲得保證。所以，孩子中男孩與女孩一樣珍貴。（2005a：46）

對於家庭的概念，由早期母系為主的傳統制度，在許木柱（1987）針對1970年代開始，阿美族的家庭結構在社會變遷後有了明顯的轉變。陳文德（1986）認為對於阿美族的家庭親屬組織之理解，應該是以「家」為基本單位來研究阿美族的社會與文化。由1950年代以母系為優勢的現象，轉變為1970年代以父系家族佔優勢的局面，從1950年代以擴展家庭佔絕對優勢，轉變為1970年代核心家庭略佔優勢」。研究也指出，這樣的發現正好反映整個阿美族社會，在國家的社會變遷中受到的影響與變革。

從上述的親屬概念外，對於阿美族的家屋研究，可以進一步理解Pangcah在遷移中對於家庭成員分工的關係，及男女性別在屋內、外空間的使用情形。過去相關的學者對家屋研究都有嚴謹的論述分析（千千岩助太郎1960；黃貴潮1989；李亦園1957；阮昌銳1969；許木柱1974），也針對阿美族的家屋與人群組成上的相互關係作討論。家屋研究除了透過性別來理解以外，也

可看出kawas<sup>4</sup> 超自然靈界的宇宙觀與人的關係，黃宣衛（2005）也同樣指出從「空間觀」可以看見阿美族傳統的宗教觀下，空間概念的思考模式不僅只在家屋內，在每日的生活，也被要求依「個人性別制定自己的位置」，如James and Johnson（1988：3）指出的概念一般。過去Pangcah從傳統文化信仰到轉宗改信基督宗教的過程，必須經過一個挪用（appropriation）的過程，這是指Pangcah在基督宗教的能動性，並透過了解該族的宇宙觀與社會組織，才能理解一群Pangcah置身在基督宗教的內在動力，與自身文化宇宙觀的互動過程（Horton1971）。

## （二）離散族群與宗教的跨界

上述討論阿美族傳統的親屬關和空間概念時，有提到屋內屋外都同樣受到此規範的約制。而空間上的移動，是否也會繼續受到影響？或著更加深化？受到國家整體都市化的影響，民國50年代後期，出現原住民人口遷移外縣都市的現象產生，在晚近研究臺灣原住民的島內移民材料中，也有討論原鄉遷往都市生活、工作、適應的研究成果（蕭新煌1971；張曉春1972；李亦園1979；黃美英1996；謝高橋、黃維憲、柯瓊芳1989；許木柱1990；傅仰止1992；王淑英1999；謝世忠、劉瑞超2007；高瑋蘋2010；尤天鳴2013）。

然而，本文所探討臺灣原住民遷移至非洲的研究，筆者同樣在關注臺灣原住民本身如何在這種跨國遷移中，作為一種現在於非洲的原住民台商幹部，遷移模式對於在移民的過程中帶來怎樣的去領域化，並於當地的生活中再領域化？阿美族傳統空間與親屬的結合如何再現？在先前於Sanjek（2000）在〈rethinking migration, ancient to future〉一文中，作者提到貿易移民(trade diaspora)和勞工移民(labour diaspora)的研究，也是移民研究中重要的關注點，作者提到勞工離散本身就是一種移民的社群，不管是愛爾蘭人遷移至英國倫敦或是紐約等大都市，他們遷移就是為了有一份穩定的工資，亦或是1950年代印度勞工到英國，1990年代將近四十萬的中國勞工，赴美國當勞動

4 Kawas是阿美族人宗教信仰的核心。阿美族人把人類生活分成兩類，靈魂界和現實界。Kawas泛指神祇，鬼與神都用此通稱。

階層的勞工移民。

在Sanjek的研究中對於原鄉人離散的概念，也是本次研究地點的理論實踐運用，因為在Sanjek提到勞工離散的過程，他們到了當地透過原本的生產工具、知識，開啟在異鄉的生活，同時再現了原屬他們的生活文化。如同這一群當時原先從花蓮北上，或到梨山謀生，聘僱為經濟價值高的高山蔬果的原住民農民，1970年代陸續的再從臺灣遠赴南非發展與定居。過去是國內的移動，到最後因著政策的轉型，第一批到達賴索托為政府工作的Pangcah，他們已在當地收成的一些人脈網絡，以及經濟資本與語言資本後，為了拓展更大的商業空間與生存策略，最後也邀請了他們在臺灣有血緣關係的親友，讓他們在臺灣早先從原鄉進入漢人的工作環境，再第二次跨國界至國外謀生，與更大規模的經濟開發。一大宗Pangcah移動至國外的過程，如同在Bourdieu所談到的慣習（habitus）概念中，這一群臺灣原住民在當地將近30年的生活社群裡，是否在文化上開始有所轉移，慣習（habitus）它作為一種無意識下所執行的行動，不管是從宗教教義實踐與思考模式，南非Pangcah都在當地去領域化後，進行屬於他們再領域化的神聖宗教空間。

另外宗教上連結的脈絡，透過宗教的力量與儀式的日常生活實踐，對於內在認同與文化在地強化了移民的社群與個人。這方面的研究在Peggy Levitt的*The Transnational villagers* (2001) 民族誌中，中南美洲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居民，遷移至美國波士頓地區的研究，天主教的信仰儀式如何連結到他們在當地的生活與工作，最後維繫他們在波士頓的精神力量，也來自於原鄉的日常生活信仰方式。另外Peggy Levitt 在 *God needs no passport* (2007) 一書中，作者指出當代許多宗教，建立在一個普同帶有全球化色彩的概念上，宗教像是資本主義或是一個政策，不再是堅固深根在特別的國家或是法律系統中，因為宗教其實是最後一道疆界的穿越者，上帝不需要護照，因為透過信心的傳統，給與他們一個跟隨者的象徵、儀式和故事，透過這些他們可以去創造替代原鄉的神聖地景、聖潔場域、空間與敬拜的地方。同樣對於慈濟佛教的跨國主義集結的華人離散社群研究中，黃倩玉（2009）明確指出：

對照以血緣或地緣為意識形態的跨國組織，以及歐洲的中國移民基督教會相比，慈濟並沒有促進移民。許多僑居海外的臺灣信眾在參與慈濟前，就已和家鄉保持聯繫，而佛教也已在他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慈濟的重要性在於動員華人離散社以東臺灣花蓮群，將離散信眾組織成為跨國界的社群，將他們跨越國界的實踐，和總會為中心的流動系統，緊密交織在一起。他們行動的內涵是神聖的，而實踐本身則是世俗的。以宗教為基礎的離散人群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ed），在全球場域中將臺灣的地方性再脈絡化。（2009：95-96）

同篇文章裡，黃倩玉就以集體意識，是藉由離散在海外的信眾，透過己身來說明實踐慈濟精神。這樣的集體意識概念，是透過他們每次回臺的經驗所成形的，而花蓮總會更是信眾口中所說的「家」。對於跨國遷移後的離散人群，宗教象徵中的「家」是一個主要的信仰核心。如何在家與非家的游移過程中仍能維持教義精神，是流動人群重要的信心實踐，在陳祥水（1991）對於紐約區的華人社群研究也指出：「共同信仰價值維繫著在紐約華人的文化認同」。

在南非Pangcah而言，集體共同經歷的信仰經驗，變成支撐他們在當地一個重要的內在力量來源。他們是一群從傳統阿美族宗教改宗進入基督宗教的信徒，在接受外來宗教的洗禮後，經歷一段在文化階層中的自我認同經驗。如Jean Comaroff在*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 People*（1985）民族誌敘述中，提到許多當地南非人，因為新的基督教派進入當地社會中，從服飾到集體聚會的過程，靈恩派的信徒或是當地新興的基督教派組織，彼此都有不同的宗教儀式進行的方式，而從一般信徒的穿著服飾上也有明顯的不同，屬於當地較上流階層的信徒，他們參與聚會時會有嚴格固定的顏色和裝飾來區別彼此在信仰上的地位與身分，另外一般較貧窮社區的信徒，他們則是沒有固定的制服，而是隨興穿著服裝，也沒有固定身分地位的顏色打扮，兩者的差距中可以明顯發現，在處於在戰爭中被殖民的非洲各國來說，他們更是藉由從宗教上的結合與容納，使得這

樣的穿著與敬拜形式也變得更加合理，不僅能有個別的區分方式，同時也是增加自我的文化認同感。這就如同Charles Piot在*Remotely Global* (1999) 所說的，殖民主義所鑲嵌的社區裡，像是在Tongo的Kabre社區就作為儀式的中心，像是人的「靈魂」居住的地方，這樣的社區被表達成一個具象的空間使用，也被當成是一個內在文化邏輯思考的表徵。在討論關於移民者的「私領域中的跨國化實踐」，根據馮涵棣的研究提到：

跨國主義不但涉及經濟、外匯、政策等公領域層面，也深入個人私領域之情感生活、價值取向、社會關係、宗教信仰等層面。移動者既是「座落在」也同時「超越出」客鄉、他鄉，兩地之間也未必是單一方向之收受關係，而呈現彼此互惠的網狀脈絡。如同移動具有在地性、可循之歷史脈絡與社會經濟因素，移動者也並非一片空白，而都承載著個人生命史、具文化特殊性的母文化社會化過往。

(馮涵棣 2009: 222-223)

目前在南非當地的Pangcah，基督宗教對於他們生命的影響仍是巨大的，依靠著這個信仰連結在海外的發展網絡線，在2011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阿美宗會，所出版的（陳南州 2008）《阿美族：宣教80週年紀念特刊》中，也清楚的描述這一段，當地高寮教會海外南非的發展史提到：

臺灣政府曾派遣農業技術人員協助非洲一些國家。cila先生受派前往非洲邦交國賴索托共和國農業技術團擔任指導技術人員。cila先生在非洲期間，考量將來退休後的出路，選擇憑自身的專業技術，繼續在該國經營事業。因此，他將此計畫向故鄉的親友商議，並以晨星公司之名設立其事業體，受cila先生之邀，攜眷移民南非經商的親屬與友人，…共計18戶，共74人，這些成員都是基督徒家庭。（2011: 156-157）

透過信仰聯繫當初他們攜眷離開故鄉，走出原鄉阿美家園，屬於祖先歷代傳

統記憶中的故鄉，跨越臺灣的民族疆界，進入異國異土的南非，對於傳統部落的地方知識，再現於南非的土地上，對於他們來說是值得驕傲的行動。Pangcah男子軀身移動疆界的概念，除了當初主要報導人以外，大批Pangcah以「家族」的概念遷移異國，Pangcah對於跨文化融合，因Pangcah傳統有著特殊的情感連結，以至於目前仍有不少Pangcah留在當地定居和生產交易。

從上述的文獻討論，筆者試圖透過接下來的田野材料，去與本文所探討的三個研究面向做對話。南非Pangcah作為一個跨界的文化載體，要如何從原鄉的經濟生產經驗，延伸或著適應新的非洲環境。因著他們從最初的勞工離散概念，在非洲發展出獨特的家族企業運作模式，而這模式看似沿用了原鄉時的Pangcah親屬關係網絡，但也同時展現另一種Pangcah在海外的商業創新。跨越疆界的Pangcah，透過上帝作為一種普同性的門禁卡，面對不同種族的人群時，他們可以透過基督宗教開啟對話的機會。族群文化的展演／宗教的儀式／商業的模式，三方面的相互影響下，使Pangcah後來在南非的適應與發展有了新的圖像。

### 三、從零資產開始的商業模式

談起論文的主角們，每一段從臺灣遷移至非洲過程的故事，真的能用驚心動魄來形容他們的移動，這也與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農業外交政策產生了一段牽連。1960年代的臺灣，經歷政治與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以農養工的生產方式，在當時已不斷複製在發展中國家的大型開發。而在外交上，臺灣透過「農耕隊」的農業技術，帶至當時的許多非洲邦交國，透過養殖技術的輸出，達到穩固友邦的互信關係（王文隆 2004）。其中一位關鍵報導人指出，他就是1960年代開始，參加政府農耕隊的計畫出國，跨越臺灣邊界，流轉至南非的Pangcah。在1970年代，當初原本的農耕隊身分轉成「農技團」之後，兩位主要團員陸續號召在臺灣的家人一同至非洲工作，以至於在當地定居、開業。臺灣晚近50年來，從原鄉跨界至外國的Pangcah，他們從在鄉村的初農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進而到國外發展商業社會的經濟網絡模式，Pangcah跨

地方與跨文化的多重經驗，加上他們的基督宗教信仰影響，在1998年將近80多位的當地Pangcah，決定在他們所居住的社區建立第一間臺灣Pangcah長老教會，聚會語言全程使用阿美語，不僅使他們可以在國外溫習熟悉的族語之外，更強化自己與族人生命佇立在南非的穩定性，他們在當地的經濟發展也與教友之間的連結有密切的相關性。

只是這樣的發展，在6年之後有了變化。在南非第一間的阿美族長老教會，因為當時當地的政局不穩定，加上有許多的暴動，使得教友與教堂受到牽連，他們之中為首的長輩就決定暫時不在原地聚會，為了分散商業風險，也要求教會內部三分之一經商的教友遷移至其他城市，把在商業投資的傷害降到最低。而目前Pangcah最大宗的居住城鎮仍有近40位居住在同一地區。過去在臺灣，原鄉的族人雖至外地謀生與工作，找工作的地方也常是家族間親友互相介紹認識，從筆者的田野與訪談資料，卻可看見許多跨國民族誌的共同經驗，透過宗教儀式維繫的文化情感。在筆者的南非報導人，不只使基督信仰成為彼此在當地共同凝聚信念的核心，他們也透過血親、姻親的連結關係形成一種在商業往來的生產邏輯。

關於筆者的第1代關鍵報導人，他當時所參與的官派農耕隊，以臺灣為起點向外從事農業外交援助的行動，在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官網就清楚指出：

中華民國1959年12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農技團赴越南協助發展農業，自此揭開我國對外援助的序幕。1961年政府成立「先鋒案執行小組」專責派遣農耕隊前往非洲國家，1962年擴大該組織為「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1972年「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與「外交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合併為「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會），專責我國對外技術援助工作，協助友好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其後伴隨國內經濟快速成長，政府於1989年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對友好發展中國家提供各種經濟援助。（2013/5/25官網）

截至本文章書寫完為止，中華民國政府在非洲大陸地區有邦交，且仍提供農業技術團指導的國家，有聖多美普林西比、史瓦濟蘭、甘比亞這三個國家。從1962年代起，中華民國政府有規模且計畫性的執行這項農業技術結合外交政策，並試圖爭取更多非洲國家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

筆者的關鍵報導人cila伯，是當時阿美族少數參加農耕隊赴非洲大陸的隊員，過去他的背景是在花蓮農校讀農業專業，並在玉山神學院擔任農業指導員，後來再參與國家的外交農耕隊。cila伯在訪談中提到，在參與農耕隊期間他往返非洲與南美洲各國，最後選擇在賴索托（Lesotho）開始在非洲的事業，就是因為在農耕隊時期，當時的賴索托國王<sup>5</sup>莫舒舒二世（Moshoeshe II），感謝當時的農耕隊對於賴索托農業的振興與幫助，所以國王贈與他將近10公頃的土地。之後因為1976年遭遇中華民國與賴索托斷交，駐賴索托中華民國農耕隊就宣布退出對該國的援助。當時cila伯就在思考斷交後的方向，同時因為國王又贈送如此廣闊的土地，就算想留在當地開發，只有他一個人是不可能達到的。那時他就想到遠在臺灣的家人可以跟他一起完成這個計畫，於是他回到臺灣一一的跟家人傳達他的想法與概念，再著，他想到家人都沒念多高的書，都是在工地、台中梨山種菜的零時工。而他所說的情況，在1980年代臺灣原住民普遍教育程度偏低的情況下，他告訴親戚非洲有很大的市場可以一起去開發，在他回臺後，向眾多親人宣傳非洲發展的願景，並進一步向他們說明，初期有一些人聽了他的建議，決定離開臺灣赴非洲發展。

再者，從表3的出國年代資料中，可見最初到非洲發展的Pangcah是在1970年代去的，筆者把遷移者的時間順序分成以下三個部分，第一是早期大量移民1980~1985年，中期1986~1990年，晚期1991~1995，近期移民為2000年以後。另外從他們移民至非洲後，從未再回到臺灣的人口占本次報導人的1/2，將近有一半以上的人，包含他們在當地長大和出生的Pangcah第3代、第4代未曾有回到臺灣的經驗。

5 19世紀初，巴蘇陀族酋長莫舒舒一世統一各族，建立了賴索托王國。1868年成為英國的保護地，1871年併入英國在南非的開普殖民地。1966年10月4日宣布獨立，定名為賴索托王國，實行君主立憲制，莫舒舒二世稱國王。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7%B4%A2%E6%89%98%E5%9C%8B%E7%8E%8B>；2013/3/23。

表3 報導人離台到非洲的時間

姓名/項目	家鄉	來非洲的時間	來回臺灣過	在南非是否有一位以上的親友
1. cila	花蓮光復	1970	Yes	有
2.榮耀	花蓮高寮	1980	No	有
3.美妹	花蓮玉里	1980	Yes	有
4. rusdi	花蓮玉里	1984	Yes	有
5.修敏	花蓮高寮	1985	No	有
6.大天	花蓮高寮	1985	Yes	有
7.美惠	台南新市	1985	No	有
8. Tom	台東卑南	1985	No	有
9.敏賜	花蓮光復	1985	No	有
10.穗鈴	花蓮高寮	1985	Yes	有
11.桃子	花蓮高寮	1985	Yes	有
12.香人	花蓮玉里	1986	Yes	有
13.恩希	花蓮高寮	1986	Yes	有
14.俊熙	花蓮高寮	1987	No	有
15.麗華	台東卑南	1987	Yes	有
16.調元	台東卑南	1987	Yes	有
17.阿芳	花蓮富里	1988	Yes	有
18.淑繪	台東都蘭	1989	No	有
19.崔英	花蓮光復	1991	Yes	有
20.英媛	花蓮光復	1991	No	有
21.天德	桃園龜山	1991	Yes	有
22.三雄	桃園龜山	1991	Yes	有
23.美子	花蓮光復	1991	No	有
24.淑美	香港	1997	No	有
25.霖奈	花蓮高寮	2005	No	有
26.修文	花蓮高寮	2005	Yes	有

代碼「Y」=是的，「N」=不是。

資料來源：2012/10~2013/2筆者田野調查記錄

南非Pangcah在移民的過程中，不難看出這個過程是充滿許多的冒險性，因為翻開近代原住民遷移史，沒有相關記載原住民海外遷移的紀錄，對於這一群原住民的跨國移動，有著特殊的情緒。在筆者的訪談過程，有以下幾點重要的原因，第一，當時的臺灣社會沒有正面且適當的工作機會，整體大環境對於原住民就業並不友善，導致離開原鄉到大都市打拚的Pangcah，很難穩定又長久的在當地發展與就業。第二，這一群從臺灣遷移至南非的Pangcah，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相較從臺灣移民到南非的臺灣漢人，多數都是帶有龐大資產與家產才能遷出臺灣，但這一群Pangcah幾乎都是從零開始的經營

在南非的工作，在南非長大的Pangcah第3代，除了在經濟資本上，因著他們祖父母輩累積下來後才擁有穩定的發展，文化與語言資本上，也同樣比在臺灣的同齡小孩有更大的優勢，<sup>6</sup>因在語言資本的概念中，南非成長的Pangcah小孩在學校說英文、南非文與黑人的祖魯語，以及其他黑人族群的黑話。他們回到家裡在家又會說中文，他們的中文程度超過2/3以上都只是會說，閱讀和寫作就沒有辦法。然而Pangcah家長們則希望他們也會說阿美語。以報導人敏賜、敏修、修文、阿芳家庭為例，他們會教孩子生活中練習跟他們說一些簡單的阿美語，又以敏修叔叔兩個孩子的語言資本來說，因為他的太太是中國大陸四川人，所以他們兩位希望孩子能會四川話、中文、阿美語及閩南語。問叔叔為何希望孩子會講閩南語呢？他則是回答希望孩子未來能回到臺灣工作，所以必須要學會一些閩南語。

報導人桃子、恩希、美子、崔英、敏修、俊熙、大天、修文，雖然他們在臺灣學歷程度只有國、高中畢業，但各自家庭的第3代在南非後天的成長、學習，卻有著超乎同樣在當地發展的臺灣漢人後代，尤其比同年齡的臺灣孩子更俱有發展性和國際視野。而這幾項的資本累積與能力培養，也顯示Pangcah第3代，在南非社會被歸類在「Chinese」（華人）的框架下，證明Pangcah第3代在南非社會的發展相較下不比當地白人族群差，特別是在多種語言的能力，甚至比他們生活周遭的白人更俱優勢，而這樣的語言資本，也超過一般在臺灣社會下成長的同族、同年齡的孩子。<sup>7</sup>

另一方面，從多數的報導人當中，筆者從訪談中得到相同的回答，就是遷移出來的Pangcah，大家都是從零資本開始發展的，而這樣的一個答案，卻給筆者造成一個大的震撼，「零資產」開始的發展？如果從「零」開始，要怎麼談發展呢？沒錯，在南非成長的第3代、第4代Pangcah，以他們的立場，是很難想像長輩們是從零開始發展現在的事業。對於「零」這個數字的熟

6 這個觀察是由筆者在田野過程中，與自身部落成長的學習環境，一直到北部讀研究所的過程中，感受到的差異。

7 目前臺灣尚未有這樣的論述，這是筆者經歷在南非的Pangcah第3代的生活語言使用後，比較當地的漢人第3代，就有明顯的優勢。同樣地，與本族的臺灣原鄉Pangcah對照下，也是有同樣的優勢存在，然而確切的數據資料，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分析。

悉，是所有第1代、第2代Pangcah共同的生活記憶，過去在臺灣社會的發展，就是從底層的社會結構開始作為發展的起點，在臺灣社會的發展脈絡下，如同馬克思在談到「勞工與資本家的鬥爭」，在傳統的Pangcah社會，沒有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運作社會的資源，如同男子年齡階層，各個會所的組成和功能。然而臺灣社會的結構運作，目前在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下，無法跳脫這樣的社會結構。取而代之在南非的種族與政治經濟下，遷移的Pangcah似乎在這當中找到一個可以開始的起點。

在第1代和第2代的生存態度、堅忍奮鬥的精神，其中透過生活上的語言學習，也幫助他們在黑人與白人社群中，逐漸建立一個可信任、負責任、守約的良好印象。透過人際關係上形成的人力資源，並從友善關係到親密關係，再從關係中建立起商業的買賣關係，對於起初在異地發展的Pangcah來說，從自己親屬成員彼此間的關係，發展到與自己生活圈的人群建立商業互信原則，特別是這些商業上的主理者是Pangcah男性為主，筆者認為從一般性的親屬、姻親關係，延伸到商業上的互信關係，這與Pangcah受到在原鄉部落，男子年齡階層組織的慣習經驗影響，因為Pangcah男性在傳統文化裡，會依照年齡大小來做工作分配的內容，取得食物後再分食的過程，也透過相對年齡，區分出前輩kaka（兄姊）和後輩safa（弟妹），Pangcah部落社會裡的基本長幼互動倫理觀念，也是成為一個受人喜愛、受尊敬的自我Pangcah人格社會化必經之路（黃宣衛1999；羅素玫2001；陳文德1985；李亦園1982）。

南非的Pangcah男性，在自己的商業經營上，也同樣反應出有別於一般資本家只在乎賺錢的結果。在自己的店裡會有一項服務，就是幫忙生病或老弱民眾到店裡買東西時，會有黑工<sup>8</sup>幫助他們提領貨品送回到家裡。或是幫助他們能用少許的錢，買多一點的日常生活用品與蔬菜水果。對待當地長輩的基本倫理，Pangcah不是只有實踐在我群的社群裡，更是在南非開始尋求商業發展時，這樣的概念也被實踐（practice）在他們的商業行動。相對在南非的臺灣漢人商人，Pangcah從「零資本」的程度出發，以商人經商的規模來看，筆

8 本處指的黑工，是在南非Pangcah稱呼當地黑人男性工人的用語，他們雇用的黑工都是合法在南非有居留權的賴索托工人，或是南非當地的黑人。

者的報導人多數開始進入商業時，每人都不到30萬新台幣，甚至有人是跟銀行貸款，從無到有的開始做生意。從Pangcah傳統文化來分析如此的商業發展模式，可以清晰看見這一群Pangcah男性，源於部落時實踐男子年齡階層的精神，已內化於他們身體，就算身體經歷跨國的遷移，鑲嵌在自我生命經驗中的「Pangcah文化規訓」，仍能實踐在他們當時以黑人為主的生活圈。

#### 四、我是臺灣人、我是Pangcah

跨國遷移至非洲的Pangcah，非洲的第一站是在賴索托王國，之後到了南非，從集體居住的小鎮再向外延伸各自打拼，後來分散在南非各處後，面對「我是什麼人」的挑戰，而這個挑戰也比在臺灣時，及之前集體居住時還要強烈。一位在臺商會擔任幹部的Pangcah，Jonnie walker lin叔叔提到：

我們這麼多親人和朋友在南非這裡定居和發展，有太多故事可以說了，怎麼開始，怎麼打拼的，好多流血流淚的故事，說實在的，我們原住民在南非只要肯努力，肯忍耐久一點，後面的海闊天空就是我們的，那麼餒，在臺灣人較多的團體，我們都同樣是從臺灣來的，但是就是有一些人看你不爽，因為你是原住民，是「番仔」（音同華納）！所以會有一些手段，或是平常跟你講話時會來陰的。這是做什麼呢？你要欺負我們在臺灣就算了，現在在南非耶！大家都有事業，憑什麼我到這邊還要跟你低聲下氣的說話，搞清楚餒！你（指漢人）今天有的，我們原住民也有，誰說你才是臺灣人，要說真正的臺灣人，我們原住民才是。是你們跑來臺灣搶我們的土地和資源，他們人比較多所以像強盜一樣，騙那麼多原住民。今天我們在國外了，我們Pangcah也發展起來，南非人看我們都是一樣黃皮膚小眼睛的「Chinese」（華人），都對我們很友善，但只要一到只有臺灣人的圈子，你看好了，一定又在那邊誰是「講台語」誰是原住民，他們都叫我「頭目」，敢叫我頭目，那我就用頭目的

方式，好好教訓他們誰是臺灣的主人。（筆者田野筆記，12/10/2012）

從Jonnie walker lin叔叔的例子，可以發現Pangcah同樣是遷移到國外的「臺灣人」，雖然在南非都被視為「Chinese」（華人），外表同樣黃皮膚黑頭髮，所以如果遭受到當地白人的歧視，理當是相同的遭遇。筆者看作為Pangcah的「第一外層歧視圈」，但在臺灣人自己的團體裡，如這邊提到的臺商組織，又被其他族的臺灣人化分為非漢人的原住民族群，在這個架構下，隱含的歧視，透過當時選出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會長（領導人）的過程，被外顯於事件本身，透露出來的訊息，表明在非原住民的臺灣人組織裡，是有人反對原住民當他們的領導人或會長這個身份，筆者視為對Pangcah的「第二內層歧視圈」（見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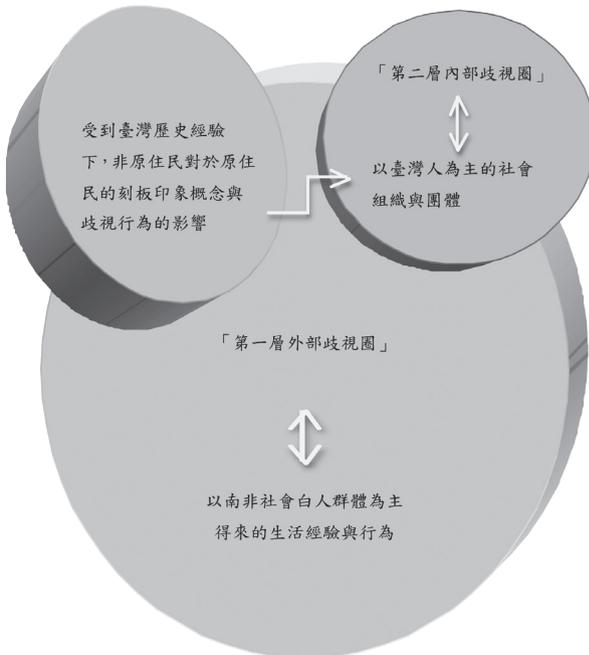


圖2: Pangcah在南非經歷的歧視概念圖

資料來源：筆者研究整理繪圖

在第一層以南非社會為主的歧視圈，Pangcah都是以「華人」(Chinese)的族群範疇被理解，在(Yap, Melanie 1996 ; Park, Yoon Jung 2008)的文章中有提到「華人」這個族群概念在南非社會的區域分類，又分為中國大陸、臺灣、香港、馬來西亞來的移民，他們也都各自討論成為一個華人的身份，及在南非這個國家的處境。特別是在1994年以前遷移到南非的華人，都必須要面對政策性歧視(discrimination)的問題。Pangcah的第1代、第2代於訪談中也提起過，在南非黑人1994年拿到執政權之前，他們都經歷過南非當地白人強烈的歧視行為，尤其是中國大陸和南非建交之後，大批的中國華人來到南非經營生意。在當地，這群中國人也顯露出他們在中國的習慣。特別是他們愛表現自己有財富，愛抽煙，好像社會地位高人一等的形象，而這樣的文化形象，也造成他們和當地黑人有不少肢體衝突和鬥毆事件，不少南非的白人，也就把對中國華人的印象加諸在臺灣的華人身上。

## 五、Pangcah v.s. 黑人

具有明顯的亞洲人面孔，Pangcah在南非社會，因而歸類在華人「Chinese」的框架。從他們自己內部觀點來看，身為Pangcah，尤其以第1代的人而言，從1980年代開始在非洲奮鬥工作，在賴索托時，依附在家族公司企業底下工作，直到公司因受黑人暴動之後破壞的影響，當時賴索托政府上來新任的總統，導致很多政策大轉彎，連累很多外商公司。當時他們國內有一種反動的氛圍，當地黑人開始向華人商家的店面開始進行報復，當他們這一群Pangcah事先聽到消息後，儘速的離開賴索托，搬到南非與賴索托國境的邊界處一個小鎮，當賴國的黑人開始大規模的暴動時，他們則已經搬居到國界另外一邊的南非，並且在當時新的居住地歲本南，已種植成長的蔬菜送進去給還在賴索托的華人，這對那時受到黑人破壞的中國商人而言，及時收到這些Pangcah的救難食品讓他們滿懷感謝。

在這些Pangcah的非洲生活經驗裡，黑人的存在，有著提醒Pangcah更必須慫恿工作的作用。對於1980年代遇到許多南非白人惡劣態度的Pangcah來說，黑人相較之下對Pangcah就友善許多。現今在黑人為主的小鎮上，開設一

家超市的報導人修敏，就對筆者提到他眼中的黑人與Pangcah的一些比較：

我這家店以前，按照這個規模至少需要20位工人分工負責店裡的事務，但我告訴你，黑人真的很難管，我之前請了很多工人負責店裡的服務，結果怎樣呢？一天到晚出事。有一次有一個工頭，他是所有店裡黑工<sup>9</sup>最負責任的人，但只要一喝酒就給我添麻煩，還記得有一天早上上班時，我在店裡找他都找不到，結果中午時才被人發現一個人獨自睡在後面的廁所裡，整個就醉了，我去叫他時，一直跟我說對不起，結果我說要把他fire（開除），就算他很負責任，但一天到晚酒醉都不能做事，我那一天就把他開除，沒想到他去勞工局告我，有沒有搞錯啊！自己喝酒醉時常不來，不然就是上班睡覺，還敢告老闆，這在臺灣怎麼可能發生。有啊，以前原住民在工地時，一喝酒就不來上班，然後就被fire。我們原住民以前也是這樣，但是我們在南非要管理別人，要做好榜樣。在南非的工人福利是採用先進國家的制度，他們延續以前英國殖民的勞工法律，工人福利是一流的，但工人素質卻是三流。在這（南非）如果要開除員工，還要有證據去上法庭，非常的麻煩。還要跑法院，所以現在我寧願雇少一點的黑工，自己做多一點事，反而工作效率比以前快很多，因為管理黑人員工太麻煩了，寧願自己去做，也省了那些額外的麻煩和不必要的支出。（田野筆記 2012/11/3）

報導人修敏叔叔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筆者田野期間觀察店裡的工作情況時，黑人工人時常會在一旁趁機偷懶或聊天，工作態度上時常需要被修敏叔叔不斷的提醒，或是叔叔的太太恩希阿姨，在收營台上凝視他們的工作情況。修敏叔叔提到在自己開設這家超市之後，面對所有的收入與支出必須要自己從頭學習，因為尚未出國離開臺灣以前，他自己從未接觸過商業，更不

9 Pangcah對於南非當地各族黑人的男性工人統稱為「黑工」，女性統稱「黑婆」。較特別的是女性雖稱為「婆」，實際上適用年齡從18歲以上都適用此稱謂。

懂如何經營一個公司，目前管理自己的員工，他表明已經掌握所有人的性格和工作能力，並且知道對待不同個性的人，該用怎樣的口氣輔導或是教訓他們。如同上述訪談資料提到，對於黑人工作上不穩定性，與自我管理脫序的情況，以下三位男性Pangcah報導人，都同樣提到過去在臺灣，看過原住民有著類似的經歷，報導人大天表示：

以前在臺灣工作時，那個某某（筆者其中一位報導人）也曾經一喝酒就不能工作，他就是很愛喝酒，家人怎麼講他都不聽，結果現在到南非，因為要養家活口獨當一面，整個人完全不一樣，變得很有責任感，他做事你放心的那種人。環境真的能把人塑造成一個不一樣的人。（田野筆記：2013/1/15）

另一位報導人天德指出：

我們Pangcah之所以現在能在南非開創出一點點的空間，就是因為我們比黑人更勤勞，更拼命，當他們還在顧著享樂時我們埋頭努力的工作，比黑人會想更多的idea（想法），像我本來在臺灣時就不可能有機會接觸生意，都是因為以前在賴索托在那個cila阿公他們的晨星公司底下工作，才有機會知道什麼叫做生意。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帝給我智慧去了解這些東西。（田野筆記：2013/1/4）

如報導人天德叔叔提到的一樣，日常生活做生意的對象是黑人，他很自然的把自己身為Pangcah「原住民」能發展成功與黑工做對照，透過生活中對黑人的了解，或是透過管理黑工的過程，Pangcah能從其中找到自我在南非的文化認同定位及社會階序。透過生活經驗的自我觀察，他們認為（一）比黑人勤勞（二）堅持到底（三）永不放棄（四）有更多想法（五）相信這是上帝的帶領與祝福，以上五點是他們認為，今天能在黑人為主的國家社會能有一番事業的原因。特別在（五）相信這是上帝的帶領與祝福的選項，經營農場同時也是過去Pangcah教會擔任「執事」一職的報導人三雄指出：

我們Pangcah過去在臺灣的條件比其他的族群差，南非這邊的黑人他們的思考和創意沒有比我們（Pangcah）好，以前在臺灣工作時，只能做別人的附屬品（意指受雇於他人門下，無法有任何自己發展的機會），然而在南非卻是需要的是一份膽量與智慧，我們Pangcah就是有這（指膽量和智慧）上帝的恩典，在這邊發展就是需要耐力和堅持，努力堅持一段時間就可以勝過這邊的黑人。因為黑人都不動腦筋，你看，非洲土地這麼大一片，為什麼從以前開始都是一堆外國人來這邊殖民，拿這邊的資源，不是他們有多厲害，是因為非洲的黑人太懶了，不努力工作，只要一有錢就把它花掉，也都不會儲蓄。所以你看上帝是公平的，像臺灣這麼小的地方，可是上帝給我們智慧，所以臺灣人都到外面打拼，上帝給我們智慧，所以我們在南非知道應該做哪些工作，都比黑人早想到很多點子。我覺得在南非做生意上如同戰場，像我們做這個的（指經營農場養殖動物）在南非要找便宜的貨源，就要去農場找。

從三雄的訪談中，可以清楚看見在第1代的Pangcah基督徒，對於遷移到南非之後的發展過程，尤其是曾經參與建立南非Pangcah長老教會的信徒來說，面對在南非的族群問題，尤其在與黑人的日常生活互動中，他們較能從工作態度、Pangcah天生辛勤耕作的精神、基督宗教信仰的感召力，特別指的是日常生活從閱讀聖經經文得來的教訓，藉由這些力量所賦予在Pangcah從黑人的比較上得到一個解釋自己在南非發展的正當性。也因為透過生意工作上的表現不俗，大大增加Pangcah對自我族群文化特性的讚許與肯定，間接地影響到自我的Pangcah認同與國族認同概念。

## 六、在南非第一間的Pangcah教會

教會初期設有一位長老，分別是cila、三雄、俊希三位，這三人在臺灣的

教會就已擔任長老一職，並在南非的教會成立之後，繼續沿用他們的教會服事。<sup>10</sup> 關鍵報導人cila告訴筆者，他自己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因為他的父親在日據時代就已經信主，<sup>11</sup> 並且會在鄉村到處去傳福音，從小他就看著自己的父親這樣實踐耶穌基督的教導，聖經記載耶穌曾說：「我所做的你們也做，且比我做的更大。」因此在cila年少完成在農校的學習之後，進入當時已經設立的玉山神學院擔任農業指導員，根據cila所述，他從小在教會的環境下生活，參加主日學，禱告會，主日禮拜，他沒有一個是錯過的。

後來他進入當時中華民國赴非洲農耕隊的工作，也因為這個工作，使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比一般原住民去過更多的國家。多次出國的經驗，造就cila對於「原住民發展」的無限可能性，他不止把他對於原住民應該出國發展的構想，停留在思考階段，而是採取主動的態度，號召原鄉的親友共同赴非發展事業。親友陸續從1980年遷移至非洲的賴索托，主要是因為cila當時被賴索托國王贈與的10公頃的土地都在賴國境內，所以必須要有大批熟識的人共同經營。這一群遷移至賴索托的親友，第二批到達的人約在1985~1990年，第三批則是在1991~2005年。他們在賴索托和南非的交界處定居，這是他們當時集體居住的第二個遷移地「崑本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海外原住民，第一間教會就是在這個地方建立，教會成立時的感恩禮拜，甚至邀請當時台灣花蓮阿美中會的幾位牧師，與宗會議長共同見證主持建堂禮拜。一位報導人香人告訴筆者，這一間教會對他的重要性：

這一間教會當時對我們從臺灣到這裡（非洲）的Pangcah有很大的幫助，剛來這邊真的很多不適應，不管是吃的，還是跟當地人溝通，很想回臺灣的啦！而且我在臺灣還沒結婚前，家裡是拜拜的，我是跟叔叔（她的先生）結婚後，才跟著他們家人信仰耶穌，結果這一信，卻讓我對這一間教會產生一個莫大的期待，期待這是我們在非

10 基督徒稱自己在教會為神為耶穌基督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稱為「服事」或「事工」，而不稱為「工作」。

11 大多數原住民都是戰後大量轉宗改信基督宗教，cila的父親能在日據時代就信基督教，訪談中有提到當時都必須偷偷傳道，他父親就是當時非「正當」管道信主的。

洲第一個自己的教會，而且都用Pangcah（的語言）來聚會，那種感覺真的很像在部落一樣。（2013/1/16田野筆記）

另外一位報導人三雄也告訴筆者：

我們剛來到歲本南這邊時，每一個禮拜天都會團聚在一起聚會，喔！我想想看，那時人很多，每次聚會的地點是在那個〇〇的家停車場廣場禮拜，雖然設備不好，但大家那時都很喜歡每次這樣聚會的感覺，真的很好。後來我原本就有一塊空地，它是要給我弟弟去使用的，但我弟弟來非洲後，適應不良，很快的時間又回臺灣，所以那多出來的空地，我就把它提供出來建設我們那一間Pangcah教會。（2013/1/25田野筆記）

Pangcah在南非的第一間教會，從報導人的談話中，教會就像那邊「部落」的一個信仰中心，而且透過這一間教會的產生，所有非信仰相關的集體活動會議和祭儀（豐年祭 ilisin）都會在教會的空間舉行，教會在這時也開始有鬆動，原鄉部落以長老會系統的教會，對於傳統文化祭儀的認識與實踐。在跨國遷移的Pangcah而言，教會產生一種多功能的使用概念，既是信仰聚會之所在，也同時是展開傳統文化祭儀的窗口。

## 七、教會聚會與自我連結

Pangcah對於遷移，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詮釋，在這生命的進程中，他們擁有一段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事，以英媛阿姨為例，她從小就是在教會長大的Pangcah，對他來說，教會是生命中一個重要的存在，如果沒有教會在他的生命，她很難想像自己的生命會如何的發展。英媛阿姨就說過：

教會喔！本來就是按照你與神的關係，我從小在部落就很喜歡參加

教會的活動，除了禮拜的聚會以外，我最愛參加主日學<sup>12</sup>了。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教會，然後我好喜歡老師講的聖經故事喔！那些故事我到長大以後都還能記得起來！你知道嗎？我小時候把教會當成我另外一個家，那感覺說不上來，但我很清楚我去那邊（教會）感覺很快樂很平安。所以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也都能一起去教會。

從英媛阿姨的生命經歷中，可以了解在原鄉部落長大的Pangcah，從小是在教會生活下的生活經驗，尤其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長年在部落耕耘情況，從英媛阿姨的例子來看，最早從他們的祖父輩接受基督教信仰至今，到她已經是第3代的基督徒，對他來說，在生活與信仰連接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她認為生活中到處都是誘惑，容易使人犯罪，所以如果沒有主耶穌的帶領，她很難想像自己的生命會往哪裡走，會發展成怎樣的一個人。如英媛阿姨這樣思考人生的人，就是認為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是透過信仰中的「主」才得以更清楚未來的方向和目標。以另一位報導人美英指出：

我覺得參與教會的聚會確實真的很不一樣，那個不一樣是因為我感受到關於主耶穌對我們的愛，像我自己小時候有參加過部落的教會聚會，我也很喜歡主日學的時候，聽聽那些聖經故事，但我小學一畢業就跟我媽媽，就是那個阿嬤帶我來的，後來我的教會生活就是在非洲這裡渡過。

在筆者訪談的Pangcah第3代中，有一半的人是有相同的思考。對他們而言，原鄉經歷到的宗教信仰是有活力、活潑生動。在遷移的過程中，他們仍想辦法連結過去的信仰經歷。而這對一群跨國遷移的Pangcah而言，最直接連結的方式就是在當時所住的城市建立一間Pangcah的教會，聚會主要說著阿美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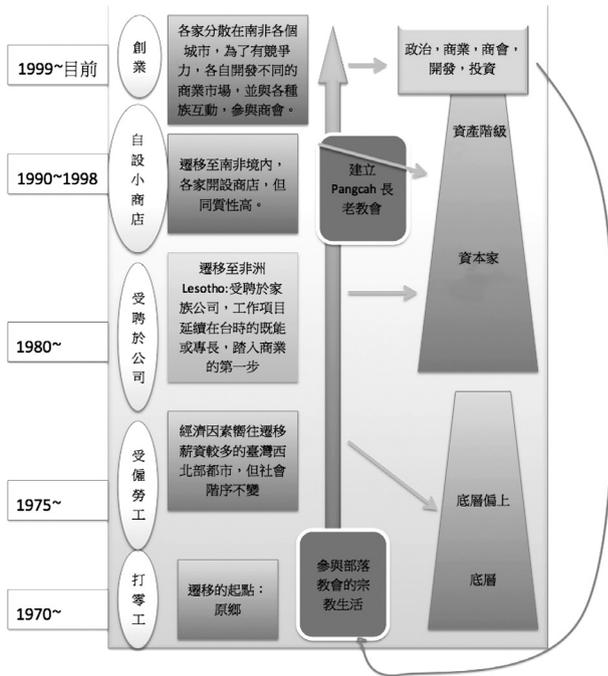
12 基督教在教會組織下，一個部門是針對各個年齡層的信徒給予教義與真理教禱的課程，早期在部落這樣的課程「主日學校」都偏向於給兒童和青少年的課程，在這課程老師通常會用生動活潑的方式教導聖經故事與經文，有時也會發糖果和獎品，來藉此鼓勵孩童喜歡聖經故事和經文。

用阿美詩歌本，用阿美語禱告，會後吃阿美族的野菜美食，能再現一段記憶中的原鄉聚會模式，對於跨國遷移的Pangcah來說，在當時的社會情境脈絡下，他們得到心靈上一個溫暖的歸宿。同樣的聚會方式，除了當時居住在一起的Pangcah親友人，他們也會邀請附近熟識的白人一起參與聚會，還有少數的黑人跟他們一起享用許多次教會的聚餐，這對連結當地居民，增加南非人對所謂的「Chinese」的認識與親近性。在1992年建立的這一間Pangcah的教會，的確讓在鎮上居住的當地的白人對「Chinese」有許多友善的理解。當時在國際外交上，時任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南非政府有外交關係，所以在1980年代許多的臺商到南非發展與設立工廠，創造大規模的就業機會，在這些實質的外交關係上所帶來的雙重利多下，使得那段時間Pangcah在南非的這一所長老教會，對他們而言，也有一段很好的國民外交行動。

## 八、結論

圖3 教會做為「Luma」（家）的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筆者研究整理繪圖



由圖3顯示，可進一步分析，Pangcah顯著的受到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邏輯影響。在過去Pangcah對於經濟的運作，在黃宣衛對海岸阿美的研究中，提到早期的阿美族以部落為中心，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然而由於外來勢力的入侵以及大社會的影響，傳統的經濟體系已逐漸被取代，從黃宣衛（2005a）的田野提到四個經濟制度的時期，分別是（一）小米為主食的時期（二）水稻及以物易物的作物為主要種植的時期（三）水稻及換取貨幣的作物為主要種植的時期（四）水稻及非農業收入並重時期。對於這四個時期的分析，黃宣衛認為因國家在這過程中取代部落成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導力量，也因為國家強勢介入相對弱勢的部落，導致部落重要性和團結性也低落。從南非Pangcah從原鄉遷出的脈絡裡，如同黃宣衛提到的經濟制度所述，過去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因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從城市向部落延伸，導致因著經濟因素離鄉的Pangcah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思潮影響，使得他們不得以離開農業耕作的經濟生活。

#### （一）教會不只是一個組織，也是一個「家」

在南非的Pangcah研究，他們對於離開情感的「家」（home），企圖建立信仰中的家「Luma」，對於Pangcah社會而言，「Luma」是構成部落及親屬組織的基本單位，其中家的意義分為（一）是人們生活起居的空間（二）是住在此屋內的人群（黃貴潮 1989）。對於傳統文化裡人群的組成，在到跨國遷移的Pangcah透過教會作為（Luma）家裡的人凝聚與發展的起點，從陳文德（1999）對坦曼阿美族部落天主教，進入後與部落對於kawas概念的再理解與連結，其實也是一種當地人對自我宇宙觀的轉變。

Pangcah從底層的打零工，開始試圖找到自己的社會階序，透過受僱的過程，他們從原鄉進入北部的都市，在臺灣島內的遷移。原本假設的家庭發展卻沒有理想中的美好，尤其是工作的穩定性、孩子的教育水準、資源與工作收入。從原鄉的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經歷，Pangcah從臺灣跨國遷移至非洲後，先是進入賴索托（Lesotho），後又進入南非境內，由部落型的集體居住式，但散居後的各自商業開發經營，由第1代家長，到第2代之間，他們是經歷過由臺灣遷移到非洲的家族成員，都對過去經由參與共同Pangcah教會的生命經

驗，感覺到教會與自我發展的重要性與緊密性。對於南非Pangcah來說，教會不再只是一個單純聚會禮拜的物質空間，而是一個連結原鄉生命經驗和實踐文化認同的社會組織，是具有能動性的個體，透過教會的內在合一動力把Pangcah繼續推向到南非各地，並讓他們有商業發展的勇氣和目標。

## (二) 南非Pangcah在族群與宗教之間跨國流動的特殊性

從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 的理論，Pangcah是被歸類在「跨國華人」的範疇被理解，而Pangcah在南非當地就被歸類在華人 (Chinese) 的族群範疇。如果從劉宏 (2002) 對跨國移民的華人概念，提出「跨國華人的社會組織之中，在西方國家，來自東南亞、港台、大陸的新移民都有自己的社會團體。(p127)」筆者基本上同意劉宏對於華人移民組織的解釋，然而Pangcah從外界的華人概念，進而在自我的原鄉經驗中與宗教信仰的連結，透過再領域化建立Pangcah的長老教會，宗教信仰的生命經驗，對移出的Pangcah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經驗重組，在生活中的信仰觀，及慣習 (habitus) 再現於南非社會脈絡。

透過熟悉感部落型教會的建立，讓Pangcah對於在南非再社會化 (resocialization) 的過程，透過教會作為一個再領域化的中介性 (liminality) 社會組織，也同時轉變了南非Pangcah的文化宇宙觀。在劉宏提到的跨國華人概念裡，提到一個觀點筆者認同他所提到的論述，跨國華人在形成過程中是屬於「非地域性」的 (Deterritorialization)，他提出的「非地域性」，所指設的是全球化過程中，生產消費群體與地方分離，也進一步提到，對於跨國華人「地域」已不像早期移民那般重要。而當代跨國華人群體，本身在經濟地位及社會地位向上提升後，使得移民本身能從勞工階級，進入中產階級的地位。但是在本研究資料，卻顯示另一種跨國移民的發展可能，那就是南非Pangcah並非如劉宏所統稱的「華人」，對於跨國移民「非地域性」被認為式微或不重要，但這在南非Pangcah卻是更重要的移動概念。其中的原因，筆者認為與原鄉的部落組織，與男子年齡階層有著緊密的情感連帶，促使Pangcah的遷移，有著與一般華人更不一樣的理論通則，並透過Pangcah持續強化這樣的文化模式。

## 參考文獻

王文隆 Wang, Wen-long

- 2004 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 waijiao xiexiang, nongye chuyang : zhonghua minguo nongji yuanzhu fei zhou de shishi he yingxiang (1960-1974) [Diplomatic countryside, agriculture go abroa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mpact of agricultural aid to Africa]。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taibei [Taipei] : zhengzhi daxue lishixi [ Chengchi University ]。

王淑英 Wang, Shu-ying

- 1999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都市原住民婦女生活的圖像，高屏地區都市原住民婦女訪談錄taiwan yuanzhumin shiliao huibian, doushi yuanzhumin funu shenghuo de tuxiang, gaoping diqu doushi yuanzhumin funu fangtan lu [Taiwan aborigines materials documenting, the image of urban aboriginal women's lives, urban aboriginal women interview of Kaohsiung and Pingtung areas]。臺灣省文獻會 taiwansheng wenxianhui [Taiwan historica]

尤天鳴 You, Tian-ming

- 2013 都市阿美族在桃園縣的結社doushi ameizu zai taoyuanxian de jieshe [Amis association in the city of Taoyuan County]。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中zhengzhi daxue minzuxue xi boshi lunwe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李亦園 Li, Yi-yuan

- 1957 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nanshi ameizu de buluo zuzhi [Tribal organization of Nanshih Amis]。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4 : 135-174。
- 1979 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臺灣高山族青少年問題：五個村落的初步比較研究she hui wenhua bianqian zhong de taiwan gaoshanzu qingshaonian wenti : wuge cunluo de chubu bijiao yanjiu [Social cultural changes in Taiwan gaoshan adolesc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itial five villages]。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48: 1-29。
- 1982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taiwan tuzhe minzu de shehui yu wenhua,

[Society and cultur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臺北：聯經出版社taipei: lianjing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阮昌銳 Yuan, Chang-rue

- 1969 大港口的阿美族上、下冊dagangkou de ameizu shang、xia ce [ The Makutaai Ami of eastern Taiwan: an ethnographic report]。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taibei nangang :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18-19。

許木柱 Hsu, Mu-tsu

- 1974 長光：一個母系社會的涵化與文化變遷zhangguang : yige muxi shehui de hanhua yu wenhua bianqian [zhangguang: a matriarchal society of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s]。臺灣大學考古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taiwan daxue kaogu renlei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1987 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ameizu de shehui wenhua bianqian yu qingshaonian shiying [Change and adaptation: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a matrilineal society in Taiwan]。專刊乙種 zhuan kan yi zhong [Monograph series B]。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bei nangang :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Nang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90 臺灣原住民的認同運動taiwan yuanzhumin de rentong yundong [Identity movement of Taiwan's aborigines ]。刊於[In]臺灣新興社會運動taiwan xinxing shehui yundong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徐文光、宋文里合編xuwenguang、songwenli hebian [Xuwenguang, Songwenli, eds], 頁127-156[pp.127-156]。臺北市：巨流出版社 taibeishi : juliu chubanshe [Taipei : Juliu Publishing]。

高瑋蘋 Kao, Wei-ping

- 2010 臺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一個歷史的分析taiwan yuanzhumin jie hebing wenti de xingcheng : yige lishi de fenxi [The making of the tuberculosis problem among aborigines in Taiwan: a historical analysis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guoli chengong daxue gonggong weisheng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高瑋毅 Kao, Wei-yi

- 2013 跨國Pangcah從臺灣到南非：家、教會、族群認同、適應與發展kua guo Pangcahcong tai wan dao nan fei : jia、jiaohui、zuqunrentong、

shiying yu fazhan [Transnational Pangcah from Taiwan to South Africa: home, church ethnic identity,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guoli Tsing hua daxue renlei xue yanjiu suo shuoshi lunwen [MA thesis.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陳祥水 Chen, Shiang-shui

- 1991 紐約皇后區新華僑的社會結構niu yue huang hou qu xin hua qiao de she hui jie gou [Chinatown no more: changing patterns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Queen]。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zhong yang yan jiu yuan min zu xue yan jiu suo zhuan kan di san zhong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zhong yang yan jiu yuan min zu xue yan jiu suo [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陳文德 Chen, Wen-te

- 1985 光復後日本學者對阿美族的研究guang fu hou ri ben xue zhe dui ameizu de yan jiu [Japanese Scholars' Study Amis after Retroration ]。思與言si yu ya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3(2): 153-176。
- 1986 阿美族親屬制度的再探討ameizu qin shu zhi du de zai tan tao [Further discussion of kinship institution of Amis]。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zhong yang yan jiu yuan min zu xue yan jiu suo ji 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61:41-80。
- 1999 胆(月曼)阿美族的宗教變遷：以接受天主教為例dan (man) a mei zu de zong jiao bian qian : yi jie shou tian zhu jiao wei li [Dan Man Ami religious changes: case study of accept the Catholic church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taibei :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min zu xue yan jiu suo ji 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88 : 35-61 。

陳南州 Chen, Nan-zhou

- 2010 阿美族：宣教80週年紀念特刊a mei zu : xuan jiao 80 zhounian ji nian te kan [Amis: mission 80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阿美中會taiwan jidu zhanglao jiaohui amei zhonghui [Eastern Amis presbyter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黃倩玉 Huang, C. Julia

- 2009 宗教跨國·跨國宗教：臺灣慈濟的跨國主義初探zong jiao kua guo kua guo zong jiao : taiwan ciji de kua guo zhu yi chu tan [Religious transnational·transnational religion: Taiwan transnationalism preliminary of Tzu Chi]頁73-103 [pp.73-103]。刊於[In]流轉跨界：跨

國的臺灣 臺灣的跨國liu zhuan kua jie: kua guo de tai wan tai wan de kua guo [Transfer, cross-border: transnational Taiwan, transnational of Taiwan], 王宏仁、郭佩宜主編wang hong ren、guo pei yi zhu bian [wang, hong ren and pei yi Guo, eds]。南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nangang : zhong yan yuan ren wen she hui ke xue zhong xin, yatai quyu zhuanti yanjiu zhongxin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RCHSS, Academia Sinica]。

黃宣衛 Huang, Shiun-wey

1999 阿美族的人名制度與異族觀—一個海岸村落的例子ameizu de renming zhidu yu yizuguan-yige haian cunluo de lizi [Amis names institution and alien concept—a case of coastal village]。東臺灣研究dong taiwan yanjiu[Eastern Taiwan Studies ] 4:73-122。

2005a 阿美族簡介amei zu jianjie[Introduction of Amis]。刊於[In]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集shouyu yizuguan、diyuxing、chabie yu lishi—ameizu yanjiu lun wenji [Alien concept,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 Amis papers ]。南港：中研院民族所nangang : zhong yan yuan min zu suo[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黃美英 Huang, Mei-ying

1996 從部落到都市：臺北縣汐止鎮山光社區阿美族遷移史cong buluo dao dou shi : taibeixian xizhizhen shanguang shequ ameizu qianyishi [From the tribe to the city: Hsichih Township migration history of Amis of Shan Kwong community in Taipei County]。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taibei : hangzhengyuan wenhua jianshe weiyuan hui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CCA)]。

黃貴潮 Huang, guichao

1989 宜灣阿美族三個儀式活動的記錄。Yiwan ameizu sange yishi huodong de jilu. 黃宣衛編譯Huang, xuan-wei bianyi [compiled & trans.][Record for Iwan Amis three ritual activities]。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丙種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 xue yanjiusuo zhuankan bing zho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C]。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bei : zhongyang yanjiu 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馮涵棣 Fung, Heidi

2009 私領域中之跨國化實踐：由越南媽媽的「臺灣仔」談起silingyu zhong zhi kuaguohua shijian : you yuenan mama de 「tai wan zai」 tanqi [Cross-border practice of private field : reflections on the Vietnamese mother “Taiwan Tsai” ]。刊於[In]流轉跨界：跨國的臺灣臺灣的跨

國liu zhuan kua jie : kua guo de tai wan tai wan de kua guo [Transfer, Cross-border: transnational Taiwan, transnational of Taiwan]王宏仁、郭佩宜主編wang hong ren、guo pei yi zhu bian [wang hong ren, guo pei yi, eds], 頁193-229 [pp.193-229]。南港：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nangang : zhong yan yuan ren wen she hui ke xue zhong xin, ya tai qu yu zhuan ti yan jiu zhong xin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RCHSS, Academia Sinica ]。

傅仰止 Fu, Yang-zhi

1992 都市阿美族的聚居生活型態：以西美社區為例dou shi a mei zu de ju ju sheng huo xing tai : yi xi mei she qu wei li [Urban settlements Amis lifestyle: a case of ximei ommunity]。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min zu xue yan jiu suo ji 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74:163-214。

張曉春 Chang, Hsiao-chun

1972 臺北地區山胞大專學生社會適應之研究taibei diqu shanbao da zhuanxuesheng shehui shiyng zhi yanjiu [A study of Taipei area social adaptation of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臺大社會學刊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8:63-99。

劉宏 Liu, Hong

2002 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kua guo hua ren: shi zheng fen xi yu li lun si kao [Transnational Chinese: a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二十一世紀雙月刊er shi yi shi ji shuang yue ka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71:120-131。

蕭新煌 Shin huang Michael Hsiao

1971 山胞現代的若干問題shanbao xiandai de ruogan wenti [Several issues of modern aborigines ]。思與言si yu ya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9 : 23-26。

謝高橋、黃維憲、柯瓊芳 Shie, Kao-qiao, Wei-shian Huang and Qiong-fang Ke

1989 臺灣山胞遷移都市後適應問題之研究taiwan shanbao qianyi doushi hou shiyng wenti zhi yanjiu [Research on Taiwan aborigines urban adaptation after migration ]。臺北：行政院研考會taibei : hang zheng yuan yan kao hui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謝世忠、劉瑞超 Hsie, Hsi-chun and Rui-chao Liu

2007 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與文化認同yi min、fan xiang yu chuan tong ji dian—bei tai wan dou shi a mei zu yuan zhu min de feng nian ji yi can yu yu wen hua ren tong [Immigrants, returnees and traditional rituals - Amis aboriginal harvest

festival instrument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northern Taiwan city]。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taibei : guoshi guan tai wan wen xian guan [Taiwan Historica]。

羅素玫、黃宣衛 Lo, Su-mei and Shiun-vey Huang

2001 臺東縣史阿美族篇taidong xianshi ameizu pian [Taitung county history, Chapter of Amis]。臺東：臺東縣政府taidong : taidong xianzhengfu [Taitung County Government]。

千千岩助太郎 Chijiiwa, Suketaro

1960 臺灣高砂族の住家taiwan gaoshazu de zhujia [The House of Taiwan Takasago ]。東京Tokyo : 丸善Maruzen。

Appadurai, Arjun, ed.

1986 Introduction.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A. Appadurai, ed. Pp.3-63. Canbru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maroff , Jean & John,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nton, Robin.

1971 Africa Conversion. *Africa* 41: 85-108.

Levitt, Peggy

2001 The Transnational villager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God Needs No Passport: Immigrants and the Changing American Religious Landscape. New York: New Press.

Piot, Charles

1999 Remotely Global: Village Modernity in West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 Yoon Jung

2008 A Matter of Honour: Being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Jacana Media (Pty) Ltd.

Portes, A.

2003 Conclusion: Theoretical Convergenc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Study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3): 874-892.

Sanjek, Roger

2000 The Future of Us All: Race and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Rethinking Migration, Ancient to Future. *Global Networks* 3(3): 315-

336.

Yap, Melanie and Man, Dianne

1996 *Colour, Confusion &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法撒克·那墨禾 Fasa' Namoh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xz023581@gmail.com

# Transnational Pangcah of Taiwan in South Africa:

Home, Church, Identity,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Fasa' Namoh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Transnational flow of immigrants is 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ten of concern and discussion, but of less discussion within the Taiwanese aboriginal people. The author's focus, in this case is on immigrants of Pangcah people of Hualien to South Africa in the 1980s. They belonged in the past to Taiwan society's underlying labor class, meanwhile their life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was of the lower class, however they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ith each other, they were Christians when living in Taiwan.

During the migration and growth process, they have set up the first overseas branch of their original village church, Pangcah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aiwan, at the border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Lesotho, but because of severe floo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decided evacuate the town residents in 1998 and also clear all buildings, including the church. However, although the Pangcah people were scattered all over South Africa, they continue to maintain momentum as religious, self-understanding even after global immigration. The Church is a social organization seen the "home" (Luma) of homeland, and allows them through the concept of "home" continue, to promote loc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angcah people's culture of adaptation, changes in cross-border movements and religious relation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bserves the Pangcah people in cross-border labor migration, Christianity, the Pangcah people's culture adaptation and changes linked with "family" development as another possibility. Research methods cover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f everyday life to special events which involved observing festivals in the fieldwork, Pangcah people's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lifestyle, and a look into the Pangcah people's cultural traits. Interview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based on the migration to South Africa from Taiwan, Pangcah 1st generation, 2nd generation and third-generation born in South Africa. The author has ha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local Pangcah peopl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ngcah peoples' migration,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Pangcah cultural logic, and religion in South Africa (deterritorialization)

Keywords: South Africa Pangcah, Transnationalism, Christianity,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